



梅花枝头闹春意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余璟

从中央公园北路经过，我从未留意过这条路也有这般性情。大约是走得久了，便觉景物寻常，草木枯荣都成了日历上机械的翻篇。直到今日，也说不清是脚步慢了，还是目光深了——竟被一树火红的梅花给撞了个满怀。那红不是淡的、浅的、羞怯的，是泼开的、烧起来的，要把冬日最后的萧瑟都点燃似的。我怔在路旁，这才发觉：春天，原是闹着来的。

这“闹”字，用得最精彩的，当属宋祁。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，一个“闹”字，王国维说“境界全出”。可红杏之闹，是四月天里锦上添花的喧腾，是春深如海时的推波助澜；梅花之闹却不同。梅花闹时，天地尚在冰霜的余威里打着寒噤，枝头还挑着

些许去年未落的枯叶。这般“闹”，便不是随波逐流的欢庆，而是孤军奋战的擂鼓，是料峭风中一意孤行的宣言。我忽然明白，梅花不是春天的追随者，它是春天的先遣使，是冒着严寒杀出一条血路的先锋。

细看那花色，方知梅的神韵，全在这花色里藏着。

红梅最是夺目。那不是寻常的红，是朱砂渗进了骨血里沁出来的，枝干尚是铁青，花苞却已憋得通红，像憋了一整个冬天的心事。待得绽放，花瓣薄如蝉翼，迎着光时几乎透亮，仿佛烧红的云母片。这红梅不媚不俗，艳而不浮——古人说“红梅清艳两绝”，清是风骨，艳是姿容，二者兼得，方是上品。难怪晏殊初见红梅，便珍赏不已，乃至有人不惜盗枝移植。

白梅却是另一番气象。冰花团玉，疏枝横瘦，远远望去，还疑是经冬未销的残雪。可你走近了，便有幽香袭来，这才惊觉：雪哪有这般魂魄？白梅的妙处，不在争，而在不争；不是没有力量，是把力量都化成了暗香。绿梅更含蓄些，萼绿花白，清雅如碧玉簪，在万紫千红中只淡淡地立着，像不肯随俗的君子。黄梅则如蜡凝，花瓣厚润，香气最浓。前几日到重庆北碚静观镇赏蜡梅，数百年来年年开年年香，镇上世代做花农的老人，手掌粗糙如树皮，却能在一朵花苞里看出三五日后的开谢。他们把蜡梅制成花茶、精油、香囊，让这山野的清芬飘进都市的水泥丛林。我想，梅花若是有知，大约也不介意从诗卷走入人间烟火——清高不是孤僻，入世也未必是媚俗。

正凝神间，一只小鸟落在枝头。是只黄

腹山雀，小爪子攥着细枝，把整朵梅花都带得颤了。它歪着头啄两下花蕊，又警觉地四顾，倏地飞走了，只留下枝丫还在微微弹动。那颤动从这一枝传到那一枝，仿佛水波漾开，整棵树都活了过来。我这才惊觉，梅的静是表象，这满树的花苞、半开的花朵、已谢的花蒂，无不在暗涌着生的躁动。所谓“闹春”，不是锣鼓喧天的吵闹，是这般细密而执着的、枝枝叶叶间的私语。

古人爱梅，爱的早已不是花本身。南宋以降，国势飘摇，士大夫在现实的挫败中，转而向梅花寻找精神的寄寓。梅花那一身傲雪凌霜的倔强，恰成了文脉不绝于缕的象征。于是咏梅不再只是风雅韵事，而成了一种文化执念。范成大在《梅谱》中说“梅以韵胜，以格高”；王冕隐居九里山，植梅千株，写下“不要人夸好颜色，只留清气满乾坤”——这清气，何尝不是士大夫在浊世中守住的那一口浩然之气？

可若梅花只是孤高自许、遗世独立，它便不值得我今日驻足这么久了。陆游写“何方可化身千亿，一树梅花一放翁”，那是痴绝；我更喜欢他另一句“零落成泥碾作尘，只有香如故”。这才是梅花最深的启示——不是逃避人间，而是在人间历劫，仍不改其香。

忽然，我想起了一位修复古籍的老师傅。他的工作室在图书馆的地下室，常年不见阳光，灯光是柔和的暖黄色，怕紫外线伤了纸张。他整天蹲在昏黄的屋子里，对着一册宋版的《梅花喜神谱》发呆。那书虫蛀得太厉害了，像一片千疮百孔的落叶，轻轻一碰就有纸屑簌簌落下。朋友问他这还能修吗？他没有直接答话，只是用手指极轻轻地抚过书页边缘，像在安抚一个受惊的孩子。

后来人们才知道，这本《梅花喜神谱》是南宋宋伯仁所作，百帧梅花图，从蓓蕾到盛开，从谢落到结子，一花一态，各具神韵。此书，

师傅年轻时曾在江南老家见过一套残本，辗转半生都没忘。如今这部书神奇地传递到他的手上时，书页已脆如蝶翅，稍有不慎便会化作齏粉。

此后大半年，他每日坐在那盏暖黄灯下，用镊子夹起薄如蝉翼的补纸，在书页缺损处比了又比，直到纤维的走向、纸质的厚薄、帘纹的疏密都与原书相契时，他才蘸上自己熬的浆糊，一点一点地粘补上去。在外人看来，那不过是芝麻大的工夫；而在他看来，那是一次次呼吸的调整，是手指温度与古籍达成千万次的默契。

书修成那日，窗外飘起了雪花。他把书轻轻合上，摆到人们面前。扉页的梅花图里，那朵半开的朱砂梅正对着光，经修补过的地方几乎看不出任何痕迹，倒像是原就长在那里的。人们都说修复古迹这活儿太磨人了。他笑了笑，说：“梅花在风雪里开那几天，我们在灯下坐这几十年，就是在等待一个春天的到来。”

他的话，让我忽然想起了眼前这一树梅花。它们不是开在暖房里的，而是根扎在冻土里，花瓣迎着阵阵冷风。在当今，古籍师傅也不是什么炫赫的职业，薪火相传靠的只是极静极慢的功夫。正是这一灯如豆下的坚守，使千年墨迹未曾断绝；正是这一枝一叶的修补，让文明的暗香渡过了时间的汪洋。

这便是梅花的“闹”了。它不是少年意气的一时冲动，是明知开不长久，还愿意把每一朵花都开到极致；不是不知冰雪的凛冽，是知道了，还要在冰雪中为后人留下春信。梅花不语，师傅也不语，可春天知道。

天色向晚，暮霭四合，梅花在渐浓的夜色里愈发沉静。可我知道，那沉静之下，是千千万万朵花苞正在暗暗蓄力。明日清晨，又会多出几枝绽放的，几枝半开的，几枝将绽未绽的。春天就是这样一点一点化开的，而梅花，就是那把春天驮在肩上、一步一步背进人间的信使。

我折身返家。身后，梅花还在闹着，静悄悄地闹着。而我的步子，不知怎的，比来时轻了许多。

故乡今夜思千里

□重庆晨报特约撰稿 黄裕涛

灯火除夕夜，春归又一年。

此时华灯璀璨，温馨流淌，山城的无人机表演和灯光秀将点亮夜空，距离春晚还有半小时。年夜饭后，孩子忙着给同学发短消息，妻子正在清洁厨房卫生，我将灯笼挂上阳台后，又静静地望向北方，心神如同一朵裹满春光的芽苞，迎着温柔的风自由地舒展开去。

我又回到了儿时的故乡——川北的一个小山村。

这个时候，全家应该已经吃过晚饭了，这是一年中最丰盛的一餐。这一顿，将我们积蓄一年的倦劲全部消解。之后一半猪肉交给国家，母亲将另一半切成一块一块的，用食盐腌制后挂在厨房的墙壁上，接受烟熏火燎后成为味道绝佳的腊肉制品。接下来的日子里，母亲会计划请村民做农活，请匠人做篾活、做家具，把最好吃的东西拿出来招待他们。我们要想吃这么一顿大餐，几乎不太现实。

我和哥哥洗过澡了，穿着干净的棉袄和棉鞋，在堂屋密谋今夜的行动计划——什么时候听姐姐念小说，什么时候睡觉，什么时候放鞭炮，什么时候起床……都掰着手指头算得好好的。而母亲和姐姐正忙碌着，她们将灶台收拾得干干净净，碗筷堆码得整整齐齐，柴火摆放得井井有条。她们将我们换下的衣物清洗干净，晾在竹竿上。除夕夜的寒冷，早已被大人忙前忙后的身影和我们炙热的渴望驱散得无影无踪。那时候，我和哥哥刚上小学，懵懵懂懂，体会不到大人的辛劳，现在回

想起来不觉有些愧疚。

山村一片漆黑、寂静。屋后的邻居家发出了窸窣窸窣的声音，混合着大人的呵斥声和小孩的尖叫声。隔着一畦水田，对面卢大婶家有昏黄的灯光在闪烁，好像是马灯晃动，估计是收拾院坝。虽然从腊月二十三小年开始，就在为迎新年做准备，备年货、送灶神、打扬尘、接灶神、贴门神、贴春联、敬祖宗……每天忙得不可开交，但是累积的家务如一座座小山丘，想要短时间内一一铲平实属不易。已至除夕，剩余时间不多了，所有污秽之物都清除殆尽，包括牛圈、羊圈、鸡窝、狗窝等，这样才能迎来一个崭新而祥瑞的开端。

待母亲把一切收拾妥帖后，我们姊妹三人就坐在母亲的床前，围着烘笼取暖。母亲的房间在最南侧，是最潮湿的一间。父亲还远在他乡加班，电报里说了“不休探亲假”。或许他们正在幽暗的煤巷里劳作，或许与我们一样，收藏了许多思念的疼痛。因为春节加班工资相对高一些，家里面的开销缺口大，能弥补一点是一点。母亲斜靠在枕头上，拉过棉被盖在身上，又转身拿出没有纳完的鞋底放在被子上，顿了顿，似乎想起了什么，落寞的眼神一闪而过。她长舒了一口气，对着姐姐说：“来，老大，接着昨天的小说念，是‘草船借箭’了吧！”“嗯，今夜守岁，哪个先睡觉，就不发过年钱哟。”母亲不识字，姐姐上初中了，识字最多，她翻开早已准备好的《三国演义》，不疾不徐地读起来：“今军中正缺箭用，敢烦先生监造十万支箭，以为应敌

之具……”

灯芯挑了两三次了，烘笼的木炭熄灭了，估计牲畜也进入梦乡了吧。只有风扫竹林，在屋顶沙沙作响。困意如潮水般涌来，我的上眼皮与下眼皮玩起了摔跤游戏。“不行，母亲还没给发压岁钱呢！”我强打精神，丝毫不敢露出破绽。随后悄悄地左顾右盼，发现哥哥已发出了细微的鼾声，姐姐揉了揉眼睛，随后咽了口唾沫，而母亲纳鞋底的动作就像一片左右飘飞的落叶，时而迟缓柔软，时而停顿犹豫，灯光染黄了她乌黑的头发，微微发红的眼睛让她的疲惫之态显露无遗。“好了，今天就到这里，明天得早起，早上吃汤圆。”说罢，母亲从泛黄的枕头下取出早已准备好的压岁钱，姐姐得两角，我和哥哥各一角。姊妹

三人别提有多兴奋了，瞌睡虫又溜走了。“快去睡觉！”母亲一声催促，我和哥哥一边偷笑，一边嘟囔着退出母亲房间。

凌晨一点，姐姐挑着水桶去山井挑银水了，听说谁抢占先机，谁就在新年大吉大利。我和哥哥则拆开一串鞭炮，一颗接一颗在院坝燃放。抛向夜空的一道道蓝色耀眼的星光，将童年的乐趣一点点释放。山坳里的鞭炮声此起彼伏，鸡鸣犬吠早已被淹没，寂静的小山村被我们煮沸了。此时，无论是雪花飞舞，还是冷雨绵绵，我们收到的只有融融的暖意……

“故岁今宵尽，新年明日来。”40多年过去了，在物质和精神极度丰盈的今天，“旧年”的印记依旧清晰，味道依旧浓烈。此时，我默默许愿，愿父亲极乐净土，愿母亲余生康乐，愿新岁温柔向暖！

